



# 日暮咖啡店


陈欣然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日暮咖啡店

陈欣然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日暮咖啡店 / 陈欣然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2-11267-4

I . ①日… II . ①陈…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6893 号

责任编辑: 赵红林 伟  
责任校对: 陶汝昌  
责任印制: 段金华  
装帧设计: 黄加林  
封面插图: 黄月

书名 日暮咖啡店  
作者 陈欣然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3.5  
字数 62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明轻工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978-7-222-11267-4  
定价 20.00 元

梦即醒，醒即梦。

—— 江戸川乱歩

—

平冈是一个每天都在做梦的人，他的睡眠被梦充斥着。有时一个晚上可以产生七个梦之多，而他却从不为此而感到困扰。

平冈慢慢醒来，昨夜照例又做了一个梦。大概也就是天空晴朗，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三菱跑车以九十迈的速度超过了一辆又一辆的各类汽车，他的脸上还挂着充满满足感的微笑。他平日里是不会开车的，他总是惧怕速度可以超过他自己跑步速度的交通工具，他的兴奋或许也只有他自己可以享受。他缓慢地从被褥中蠕动出来，还带着对梦境的不舍。他总是无法理解睡眠的意义，对于他来说无论是小憩还是酣睡都是为了做梦。

平冈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在很多事情上有洁癖，他喜欢一天冲三次凉，打完电话后用酒精擦拭屏幕和按键……他的洁癖甚至延伸到了对社会的看法，他愤世嫉俗，看不下去犯罪和饥饿，对暴政更是完全无法容忍。他幻想



成为罗宾汉式的人物，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人从而让世界成为一体，让全球的资源整合，从而使饥饿的人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和待遇，让犯罪的人无处可遁，建立全球公民投票的民主制度。他的想法总是太夸张、太空泛、太不切实际，他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他的思想和灵魂一样被洁癖控制着，现实与他的想象总是差距太大，他总是试图保持中立的态度，由于这样的态度他却染上了选择恐惧症。

完成一番打扮后，他走进了厨房，细致地研磨着咖啡豆。在咖啡冲涨之前，他炸了几条培根，烤了四片切片面包并涂上了厚厚的黄油，偶尔他会在面包上涂上紫云英蜂蜜，他对这种蜂蜜爱不释手，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一切准备就绪，他一边慢条斯理地开始享用这一顿早餐，一边看着桌面上的电视，每天早晨九点的世界新闻，他从来都不会错过。

如平冈这样的人，人生中从未遇到过大的障碍，一路波澜不惊，几乎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从婴儿时期就生活在殷实富足的家庭里，他养成了十分挑剔的习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长久驻足。这样的人完全无法体会到困难生活的含义，而这样的含义又在使多少人拼命的挣扎。他热衷于帮助别人，又让父亲为自己的爱心买单。

平冈拥有一个小产业，在昆明的翠湖边的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里。一楼是一家装修朴素而具有艺术气息的书店，里面共有四个大书架，两个书架之间只可以让一个人站着，

如果有人要对头通过过道，两人都需要侧身才可以。墙面粉刷得雪白，悬挂着两三幅凡·高的油画复制品，让书店显得严肃却又不失活力。二楼是一间有日本风格的咖啡厅，淡色的木质墙面，浅红色的地板，温馨的家具，陈设十分整齐而又随意。把目光转移到白色的窗框之外，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翠湖了。每一天会放什么音乐没有人知道，平冈会带着不同的 CD 来到店里，只有到了正午十二点谜底才会揭晓。这里是闹市区少有的安静的地方，虽然车辆川流熙攘，但司机也害怕打破翠湖边这一丝令人心旷神怡的安宁。唯一的噪声可能就来自鸟儿吧，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称之为乐音。

每天清晨，平冈都会到壁龛对着父母的遗照说说话，告诉他们自己平安健康，并且祝愿他们在天国里能幸福开心。这个时候的他显得很脆弱，说话的语气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

平冈的父亲平冈志野曾是日本京瓷公司的一名高级员工，后来因为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而被公司解聘。据说那个上司险些因为那次事故而丧命，每每有人问及此时，志野总是避而不谈。被辞退后，志野由朋友介绍来到了中国，与几个同乡在上海开了一家日式餐厅，生意非常好。过了几个月，这几个日本人又合计着开设了一间日语教育机构。平冈的母亲是捷克人，因此平冈的名字显得不伦不类：平冈弗兰茨。志野和她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巴黎完婚，两年后

她却因为难产而死在了手术台之上，她的死因正是平冈的降生。从此以后志野将弗兰茨视为珍宝，也没有再结婚。在那次冲突后，志野在一九九一年把平冈带到了中国，弗兰茨在上海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业。志野在弗兰茨高中时一直纠结于到底是将儿子送往日本还是美国上大学，最终由于弗兰茨的坚持，志野将他送到了英国。

弗兰茨与志野的关系有一些微妙。志野喜欢用强大的、具有威慑力的教育方式来指挥弗兰茨，而弗兰茨具有青春期中少年的特点，所谓阳奉阴违。诸如志野命令弗兰茨阅读《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一系列由他精挑细选的经济著作，而他却偷偷地研究了大量志野非常厌恶的俄国文学。老一辈的日本人总是对俄国人有着强烈的愤慨，如果被志野知道了弗兰茨一直痴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弗兰茨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同时，志野又十分尊重儿子的意见，志野曾强制弗兰茨学习手风琴，弗兰茨对手风琴丝毫没有兴趣，他更倾向于学习吉他，志野知道了儿子的想法后当即决定让他放弃手风琴转而学习吉他。弗兰茨在学习吉他的同时又学会了贝司的演奏方法。

在曼彻斯特大学的三年里，平冈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他主修的是父亲坚持的经济学课程，他却在短时间内同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平冈和两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组建了一个摇滚乐队，自己担任贝司手，在当地小有名气并且举办了几场颇受好评的小型演唱会。就在他开始在



剑桥大学的哲学研究生课程时，噩耗从中国传来了，志野的合伙人安藤发传真告诉弗兰茨，他的父亲因在西藏参加探险活动时重感冒引起肺积水去世，希望他尽快回到中国参加志野的葬礼。

平冈回到了上海，他将志野的骨灰盒带回了日本，安葬在志野的家乡静冈县。安藤把志野的遗嘱交给了弗兰茨，里面详细地说明了将日语教育机构和日本餐厅的股份和收益折算成现金全部转到弗兰茨的账户上，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虽不可说是富可敌国，至少也可以让弗兰茨过上国王一般的生活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写着：儿子，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看到这句话，从没有落过泪的弗兰茨眼泪一滴滴落到地上。平冈还记得当时安藤告诉他志野走时很安详，并很高兴他可以和平冈的母亲重逢。

父亲的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让他十分悔恨，由于冰岛火山爆发而造成的飞机延误，让他甚至没有见到父亲弥留之际的面容，没有送父亲最后一程，从此他再也不选择飞机作为外出交通工具。

平冈无法决定究竟是回到英国继续学业还是留在中国开始自己的事业，或是返回日本。志野说要他追寻自己的梦想，可弗兰茨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在日本他无依无靠，在英国他找不到归属感，在中国他也只可以是一个人奋斗。就在平冈迟迟无法作出决定时，在英国乐队里的鼓手德国人黑塞尔来到中国旅游，他邀请平冈与他同



游中国，平冈欣然接受了。

黑塞尔来到了上海，在平冈的家中度过了几日。平冈作为向导带领着黑塞尔把上海最有意思的地方都去了个遍。黑塞尔并不十分喜欢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感让他觉得没有新意，缺乏那种他想寻找的中国原汁原味的特色。随即黑塞尔决定改变行程，缩短在上海的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其他地区。

黑塞尔的家乡是汉堡，而平冈从小生活在上海——这座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他们对城市的热爱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可是他们又热衷于挖掘属于城市最本初的东西，例如他们在英国时加入了疯狂的曼联球迷会，他们寻找英格兰的摇滚灵魂，走遍了每一间披头士演出过的酒馆。黑塞尔对摇滚十分痴迷，完全就是一个活着的摇滚字典，他的最爱是 R.E.M. 乐队，时时挂在嘴边。平冈则喜欢美国的民谣和乡村音乐，对于民谣的喜爱完全来源于对鲍勃迪伦的推崇，他从不介意乡村音乐的歌手是谁，他也偶尔写一些乡村歌曲，被黑塞尔称为史上最土的乡村乐。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中国更吸引他们的是那悠久而绵延不息的历史和文化。

随后他们来到了杭州。在西湖边他们住了整整两周，他们太爱住在这座城市的感受，黑塞尔甚至有了在这里定居的念头。杭州美的令这两个久居于工业城市的年轻人流连忘返，在这里他们忘记了时间在流逝，漫步在苏堤，看着湖上泛舟的游客，闻着扑面而来的花香，他们就这样沉

醉于杭州。他们已然忘记了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直到和他们约定好 Couchsurfing 的那个年轻人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还去北京他们才恍过神来，乘火车北上。之后他们又陆续游览了济南、西安、广州、香港、成都。

他们旅行的步伐即将踩到了云南的土地上。从成都到昆明的火车终于到达了终点站，黑塞尔还在埋怨平冈不愿意乘坐飞机的奇怪想法。这一路他们实在是坐了太多火车，起初还给人一种在路上的感觉，那种旅途感是在飞机上无法体会到的。可是因为火车的缘故黑塞尔原定两个月的中国之行计划被延长到四个月，这令本身很严谨的黑塞尔很恼火，憋着一肚子的气不知道往哪里出。平冈总是用平和且慢条斯理的声音告诉他下一站会很美好之类的话，黑塞尔看着平冈平静可亲的表情也就只能逆来顺受。

走出昆明火车站的时候，平冈略微有一些失望，他眼前的城市有一点肮脏和混乱，让他感觉有一些不适。相反黑塞尔觉得这座城市很真实，就像一个脸上被泥土抹到的农村妇女，显得很质朴很亲切，这是之前游览过的城市所没有的。他们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他们带到昆明最美的地方去，司机也心领神会，没有一丝犹豫地向那个地方驶去。

一路上，周遭的环境让平冈慢慢地适应了一些，他的心头不再像刚下火车时那样堵着，现在舒缓了很多，他也可以深呼吸了。黑塞尔一直望着窗外，丝毫没有感觉到平

冈的不适，平冈不知道为什么黑塞尔如此兴奋，竟然无法察觉同游者如此明显的痛苦症状。司机的一句问话让黑塞尔活跃了起来，黑塞尔不会中文，平冈费力地把司机的话转述给黑塞尔，黑塞尔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司机也就问了一句：“你们觉得昆明怎么样？”平冈选择性的耳聋避开了黑塞尔那长达二十分钟的陈述，他只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就可以让黑塞尔停下他的长篇大论。司机随声附和着，平冈知道司机最多也就是一知半解，黑塞尔像上大学时那样陷入了自己的语言泥潭里。

疲惫的平冈进入了梦里，这时的背景是绿色的，他躺在一张沙滩椅上，全身赤裸，阳光并不强烈，环顾四周却看不到沙滩。温柔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一丝不挂的他感受不到一丁点羞耻感。那沙滩椅一开始很硌人，后来竟然慢慢软了起来，就像是垫了一层沙发垫一样。他听到了黑塞尔的呼喊，一阵晃动后他醒了过来。

司机把他们带到了翠湖边，他们才发现预定的酒店也在这个附近。睡眠惺忪的平冈还没有准备好欣赏任何东西，他还在思考刚才的梦里为什么自己会一丝不挂。黑塞尔则马上拿出相机一阵狂拍，还把平冈的邋遢样也照进了相机里。平冈拉不动黑塞尔便独自去到酒店，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起来。

平冈进入了梦境，他置身于一条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街道。这条街上人很多，人来人往却没有车辆经过，路人脸

上都洋溢着一种温暖而又休闲的神情。他们看起来很温和，和平冈眼神相交的人都对他微微扬起嘴角点头致意，平冈显然很惊讶于这种热情，对于在东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生活过的他，对于这种贴心而温和的新鲜感情是很难理解的。他环顾了四周，这是一个商业区，虽然比起上海的南京路和东京的银座来说这里很小而且不够发达，但在如此小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行人在商场里走进走出，却也显得十分繁华，显然这里是一个步行街。他的腿有一些累了，他找到了一棵大树，在树荫下他找到了一个专门给人休息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喜欢这样坐着观察路人，看他们走路的姿势，看他们表露出的神情，看他们说话时嘴唇的翕动，然后开始他心中的一系列思考和总结。他总认为自己可以很巧妙而精确地判断别人内心的想法，事实上他的这种猜测的成功率十分高，如果他学习的是心理学的话，说不定他可以成为荣格一类的人物。这一次，坐在这里，他又开始了揣测别人心理与自我肯定的过程。他用自己总结的一套观察人的行为和表情来判断这个人当下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的法则来对路人进行试验，并自得其乐的偷笑，待这个人走过去之后又开始对下一个人进行判断。一阵刺耳的音乐传来，这音乐与周围环境极其不搭调，这是摇滚乐，而且平冈觉得很熟悉，好像已经不止听过百次，甚至可以跟着哼唱几句。平冈的头马上从枕头里拔了出来，腰直了起来，那音乐不就是黑塞尔的起床闹铃。平冈迅速地去洗澡，他一夜竟睡了十一个小时，而并不像料想中那样因为高原



反应而难以入睡。

平冈和黑塞尔计划在游览昆明两天后去大理、丽江，然后再到他们梦想当中的在小说中读到后被深深吸引的盼望已久的香格里拉。他们先到了石林，这样的景色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冲击，大学时他们到克罗地亚旅行的时候也见识过类似的风景。后一天，他们早早就爬了起来从翠湖开始步行，感受这个城市的氛围。在翠湖边，平冈竟然感受到了一丝杭州的感觉，却比杭州更多了一分静谧与淡定。昨夜黑塞尔收到电子邮件让他迅速回国，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平冈也没有多问。这一天竟成了他们在中国之旅的最后一日，昆明也就成了旅途的重点。两人来到了商业区，平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往街区的内部走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平冈认为他来过这里，却又觉得这种想法是多么的无谓与不合实际。一步一步，平冈不只觉得熟悉，更觉得有了归属感，他现在可以说是孤单的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家人相继离世，朋友也都各奔东西。这种归属感不应该属于他，这种感觉完全是荒谬的、可笑的。他没有对黑塞尔说，虽然他的表情已透出异样，黑塞尔是不善于观察别人的表情和言行的。平冈像受到了巨大而温暖的拥抱般透露出幸福的神情。自从第一年去英国父亲送机时最后的那个拥抱，他再也没有感受过这种亲切。这种感觉越强烈，他的内心也就越分裂，一边是无尽的思念带来的深切痛苦，一边是无可救药的幸福带来的短暂愉悦，他似乎十分沉醉于这样的分裂，这才是属于他自己专用的感

情慰藉，而不需要使用任何他人语言描述的阵痛的快感。没错，他确实来到过这个地方，他无比确信了，或许是儿时记忆模糊的时代曾经来过，人群的温暖微笑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此时，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说他要留下，在这个城市里生活。黑塞尔很吃惊，但又迅速地改变了这种情绪，这不是第一次平冈让他感到吃惊了，而大多数时候平冈都只是说笑而已。

后一天，两人启程返回上海。到达之后，平冈到浦东国际机场送别黑塞尔。飞机总是给平冈不好的感觉，黑塞尔抵达后告知了平冈，他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开始着手搬家的事情，他这一次一反常态的坚定，他甚至在梦中看到了自己从上海骑自行车无牵无挂地来到昆明的场景，一路上虽然双腿酸软依然很毅然决然地向前骑行，大风大雨甚至是台风的侵袭都无法让他停下踏板上的两只脚。

他准备了很久，收起了几大箱东西，看样子他是要把全部东西都带走，带着所有的记忆和情感离开上海，这座让他感到孤独感到悲伤的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却又陌生的城市。到达火车站，他左手拖着一个旅行箱，右手拿着一个小文件箱，背上一个不大的书包。这里面仅仅放着几件衣服、几本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最后他还是决定轻装旅行，把一切不开心的记忆都留在上海，重新开始生活，追求他希望中那种温软自由的生活。

他在昆明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对于他孤身一人



居住来说已经足够了。客厅里就是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和一台木质的桌子，卧室里放置着床和电脑桌，衣服都放在窗台上的小平台上，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浴室和厨房里，实用而美观的设施应有尽有。温暖的空气总是给平冈很多力量，在这里的每一天他都显得兴致勃勃。过了几个月，他已经闲极无聊了，他需要找一点事情去打发他的时间。他想来想去，不想让自己太累，同时又要占用大量的时间。生活总是在进行选择，比如走到路口选择向左或是向右，一个个选择就像一个个点最终构成了人的生命线，它可能是直线，也可能是曲线，或者是一个圆圈，甚至是各种奇怪的图形。选择决定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若有三个选项，平冈自然会选择最中立的那一个，而偶数选项放到他的面前，他就会陷入无法选择的境地。他满心纠结地走在路上考虑该做什么工作时，碰巧一抬头就看到了一家咖啡馆的招牌，心中豁然开朗，这不正是最好的选择吗？于是他在翠湖边开了店，并别出心裁地把楼分成上下层，一楼是书店，二楼是咖啡馆。他不知道该给这家店取什么名字，又一个碰巧，他看到了家里书架上太宰治的《斜阳》，那本书的描写与自己的过去是如此相似，这家咖啡馆得到了名字“斜阳咖啡”。这个名字确实也很搭昆明的调，温暖却不强烈的午后阳光让这里的人们安逸地享受着自然的恩惠，昆明很少发生流行性疾病，大抵也是因这样的阳光所赐。

平冈走出家门，不紧不慢地走下楼，给单元门口的拉



布拉多扔了一块骨头。骑上自己的自行车，不出五分钟就来到了自己的店上。包括平冈，店里一共有五个店员：厨师王纳，效率十分高，精通各种蛋糕和美式食品的做法；调酒师韩乐，技术十分优秀，对鸡尾酒的配方了如指掌，同时兼任服务员；书店管理员刘天希，精益求精，非常称职的会计，同时兼任收银员；服务员钱薇，服务周到热情；还有平冈，老板兼服务员。这家咖啡馆生意不错，由于座位不多常常处于爆满的状态。其实平冈已经无需再认真照料这家店，它如今已颇有名气，运营情况良好，所有的员工都已经和平冈成了兄弟姐妹的关系，平冈可以完全的信任他们。平冈更乐于与客人交谈来获得对于提升咖啡馆的建议和客人的独特人生经历，由于他流利的中文、日语和英语，他与几乎每一个客人都可以毫无障碍的交流。每一个到店的人都交口称赞这家店别致的格调和美味的食物。平冈在 Facebook 和豆瓣上建立了这家咖啡馆的主页，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昆明都愿意到这里来看一看。

今天平冈带来的 CD 是 Jason Mraz 的三盘录音室专辑，他是平冈最钟爱的流行歌手，这个来自美国的歌手与平冈一样是捷克裔。平冈习惯在下午四点时，坐在他最喜欢的阳台上的那个位置，喝着一杯奶香浓郁的拿铁，细细品味一本在店里新上架的书，最近的他正在阅读的一本书是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他会在无事时写几首小诗，那些诗甚至可以组成一个诗集了，只是它们仅供内部参阅而已。周末的晚上八点钟，平冈会聚集起他在昆明的乐队